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七目錄

隱逸十七

楊秉紘

趙作生

常安
魏敏祺

胡潛

蔣偉

薛鎔

錢肅潤

李文瓚

程邃

陳應麟

張恂

子湛

顧知

胡玉昆

江念祖

吳安

湯豹處

陳所學

嚴天表

潘紹謨

子茂達

韓先生

李雅化

王應憲

吳愷

鄒統魯

范芝

周昌會

周昌時

邵似歐

邵似雍

姚肩昌

姚宇昌

陳自舜

朱一是

奚濤 楊亭

陳鵠

項奎

陳曼

龔賢

黃谷

四傳書牘殿爲所歸卷四百六十四四百六十五四百六十六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七

楊秉紘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祁牧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
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爲鄞第一老人於推
官瑤仲兄弟爲父行國難時共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爲不受
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伏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汐社爲楊
氏宗老老人最多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
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遲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汨汨以爲異

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抹艾千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安以爲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爲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閻古古勸史道鄰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尙不足望辛幼安項背卽用之亦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如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言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

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童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焚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勵免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尙不衰嘗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尙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爲如願欣然而往既適館設崇筵於絳帳含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皋羽之殉葬幸免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解者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娶某氏葬於某鄉某原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爲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熟銘不磨

右墓石誌全祖望撰

趙作生

常安

魏敏祺

趙作生自號海鶴子性孤介極貧不自振或餽之粟輒忿然作色
曰唉若嗟來我也固不受與人言稍不合則望望而去被敝衣常
不舉火猶伏廢祠吟誦不輟世之人咸嗤而迂之弗顧也少與宋
太保同塾太保貴遠不與通及太保歸田迎而與之飲酒賦詩贈
之饋以一牛海鶴子卻牛而受其詩同里田作澤葉元樹竇坤鄭
康輩爲詩一卷贈之海鶴子亦笑受而藏焉其友嘗欲爲買棺海
鶴子愀然謝曰君誠愛我雖然我不須棺亡何疾作不數日而卒
年八十六

嗚呼海鶴子困頓不得志守義固窮以死跡其行事儻古之所謂

硜硜獨行者非邪予在黍邱時時從常安魏敏祺游相得甚歡敏
祺少與崔掄奇彭舜齡關麟如王侯服齊名而敏祺獨以諸生老
性寬緩無威儀望之不知其爲文人也博學敦行誼雖古人無以
過嘗代辦族人之賦稅久之而家遂落老且病不能謀藥餌以卒
安尤嗜學於書無所不讀時人謂之書簾爲文規模先正而氣韻
過之郡縣試皆不就性坦直與人語洞見肺腸無所隱人有善亟
稱之不容口稍有不合則義形於色雖貴人顯仕不得而奪之也
嘗於廣坐中勸予學語甚切座客或恐予不能堪因進曰先生誤
矣勸吾學可也鄭先生豈須更學安悌然曰鄭君質美儻力學則
可爲千秋不朽業吾望之甚奢故如是汝未能辨句讀遠廢而爲

博徒與狎邪游尙欲喋喋然敝吾舌邪客大慚不終席而去安舊
與崔戶部相友善因延爲塾師一日從容謂安曰僕治郭北田千
畝廬舍園圃頗具直可千金願爲君壽遂出一紙書授之曰此十
年館穀也弱息五以屬君安笑曰吾雅不欲治生且無所事此也
固辭不受其後年七十餘中疴不能語遂卒嗚呼安與敏祺斯亦
海鶴子之倫匹也使登洙泗之堂得仲尼而師之裁其過勉其不
及卽游夏原思何多讓焉乃世之人率慕通方而薄介節斯人遂
至無聞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右傳鄭廉撰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structured format, possibly a table or a list of entries, but the characters cannot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胡潛 蔣偉

胡潛字某號是庵太平繁昌人年五十客宜興娶妻生子買居西城之隈溪山勝槩晨夕登望託醫自隱亦自業也終老宜興壽七十有七始祖姓李唐宗室子遭甘露變自竄婺源易氏以脫於禍子孫爲婺源世家明初徙繁昌是庵少慷慨有大志輕財嗜讀書性樸誠與人交終始不背負崇禎初爲南國子生頗與賢士大夫相結折節交巖穴隱者然諾聞天下甲申考授縣令未掣缺而燕京陷有以其才薦江南者授兵備道是庵曉時勢喟然曰是幸而一稔固不受職明年 皇清下江南是庵遂隱不仕云家居益嗜書聲譽日廣曹永昌石霞黃周星九煙數公號士大夫賢者與是

庵相得甚歡當是時天下兵火未甯畸人豪士名流素族流離失
次者甚眾是庵家素封傾其橐開門延之椎牛享客座常數百人
遠近爭慕以爲大俠然卒用此敗歲戊戌聖名大案脫身出走踰
年事解然後歸歸而累世產業破蕩盡矣粵西謝獻庵良琦倅常
州署宜興篆素善是庵折柬招之是庵至樂其山水土風久畱不
忍去因家焉宜僻邑無良醫疾有疑諸醫聚訟莫能決雜投寒熱
藥以速其斃是庵憫之出其技救一二人通邑傳誦求者填門是
庵笑曰是業應可託且足資吾醉鄉遊矣於是鏟削崖岸無良賤
有請必赴歲所全活不下數百十人家宜興廿餘年宜之人無不
交頤獨厚其賢而貧者而與蔣章人交最深相視莫逆雖古伯牙

子期不是過也韋人名偉宜興澗橋人故明時爲諸生古今書無
不窺經史莊騷若饗飧粟肉不離口取以滋其詩詩絕高與陶謝
相上下韋人長九尺膂力兼人乙酉後棄諸生屏居山野垢衣蓬
首畊樵雜作猝然遇之莫知其爲士人也是庵至宜一見韋人如
舊識既定交往來促數未嘗一月離離輒相思念不置云二人並
能飲數斗不亂俱善談論然韋人喜大醕是庵舉杯徐引容貌溫
克韋人雄辨論古人文自司馬班揚而下鮮當意者藐視韓蘇見
時人詩文輒抵之地是庵從容詞令論古今人物文章必表襮所
長而蓋其短以故韋人在邑中號爲使氣難近而樂親是庵然二
人卒相親愛爲石交有未易測其所以然者是庵生子韋人名之

曰弘後爲歌詩以貽之次日弘行韋人一子曰某嗟乎高人賢士
之生於世少矣偶有其人又能爲詩歌古文及一藝之絕以可傳
於後豈不幸哉然或家貧子弱無力自伸已而詩文放失舊遊凋
喪其姓名事蹟豈惟不得達於朝之史官至并一邑之志乘而缺
焉弗列者恆有也宜百里邑碌碌地著流寓之人何算顧得高人
賢士如二子者又幸皆有託以可傳卽世未十年而聲光寂滅姓
名事蹟將與草木同腐仁人君子之用心能忍而聽其如此與余
故私爲之傳以冀其有傳焉嗟乎其果有傳也耶

右傳儲欣撰

辭鎔

辭鎔字子燮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山海交訐鎔以重名屢卻徵辟及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

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纂建炎紹興異聞以補所缺慨

然有志於與善表微喜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爲文清幽遒勁善

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

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眾技

所以爲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爲刑名養生符

咒清談兵家之祕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

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

與儒爲難儒乃峻離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跖之徒竊吾道以爲盜而論者遂併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爲百家用者十二三耳爲吾儒用十乃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曰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爲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爲者哉老氏則既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曰聖人爲腹不爲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仁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